



南珠儿回到学院，就走上了讲台。今天她讲的课是《传媒学概论》第三章：传媒手段与应用技巧。南珠儿讲课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。她从不照本宣科，而是提出问题后，组织同学们讨论。有时划分若干个小组，有时几十人在一起讨论。然后她再深入浅出的进行总结。

可是今天，她既没有组织讨论，也没有提示发言。她一上来在黑板上写上了一个题目：“《一个女孩的乳房就这样失去了贞洁》。”同学们见了，立即哈哈大笑，有的女生甚至低下头，抿着嘴，偷着笑。同学们大笑过后，南珠儿开始讲课了：“同学们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”同学们又是一阵大笑。南珠儿双手向下压了压，台下笑声嘎然而止，立即鸦雀无声。南珠儿继续说：“我的好友北方鹤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白泉》。”同学们说：“这本书我们读过。”南珠儿说：“这本书用的是象征手法，这里的乳房其实指的是清泉，在自然界，它的存量

不多了。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了畅销书，可是，可……这本书曾一度……积压……无人问津……”

南珠儿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，让她难以忍受，下意识地喊了一声：“洪建民！”她发现洪建民并不在这里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即使在这儿，也不能叫，洪建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在等着他完成。南珠儿想，天大的事儿我自己担着吧。接着，又是一阵剧烈的头痛，她感到天旋地转的，接着周身一阵痉挛，抽搐起来；她昏过去了。等到她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诊床上，看见系主任还有传媒大学的学生和影视公司的同志们正围着她呢！她问：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系主任说：“可把我们吓坏了。”系主任接着叙述了事情的经过：“你在课堂上昏过去了，我和同学们，把你就近送到了协和医院，现在初步诊断怀疑可能脑里有什么问题，你先别急，在这里静养观察几天，待检查结果出来，再作打算。”南珠儿说：“没大事儿吧？”系主任安慰地说：“好像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要紧，你先住几天。我们先回去，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你。”影视公司的几位同仁也安慰说：“南总，没大事儿，可能这几天累着了，歇几天就好了，公司的事儿有我们呢，你不用挂念的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想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你们都回去吧。”

系主任带着几名学生和影视公司的同事先后走了。

第二天结果出来了，主治医生过来委婉的对南珠儿说：“每个人在不注意的时候都会生病的，你在过去头疼过吗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大一以来，就时断时续的疼过，每次吃片止痛片，也就坚持着过去了，也没怎么当回事儿。”

“你接触过放射性物质吗？”医生问。

“记不大清了，好像没接触过具有放射性的东西。记得父亲生前对我外婆说过，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，在培育树苗时，为提高种苗抗病虫害能力，用过钴60放射线技术。不知是否对发育期的胎儿有没有不好的影响？”

医生听了沉吟了一会儿，继续不紧不慢的推进着谈话的主题：“一般地说，这项技术还是很安全的，不会对人构成危害，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，不过，也不排除当时你母亲一时疏忽大意，超过了计量标准，对孕期正处于发育期的婴儿，构成了伤害，还有待考证。

“你的父母还在吗？”

“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，生下我，就走了。不久父亲也去世了，我是外婆代大的，后来也走了，算起来，也没什么亲人了。”南珠儿说到这儿眼圈开始红了。

“你年轻，无论得了什么病都能治好的，我跟你说了诊断结果，不要有什么负担。”医生还是慢声细语地说着。

“不要紧的，我能承受，您说吧。”

“经切片检查，这个病不能再实施任何手术了。不过，现在医学技术比较先进，加之自身免疫系统的作用，还有个人的意志力，说起来，这个病也不是不治之症，不要有过多的心理负担。”

“大夫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心理负担的，我明白。”

“那你休息吧，我出去了。”

南珠儿哀婉地说：“我有个请求，暂时为我保密。”

医生说：“这你放心，医德要求医生当说的则说，不当说的一定不能说，你放心吧。”

医生说完了走了。南珠儿躺了一会儿，睡着了。她梦见外婆来了，母亲、父亲也来了，外婆笑呵呵的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看着她们慈祥的笑着，让她感到舒心极了。忽然看见洪建民也来了，手里捧着一个花篮儿，流淌着花香，捏了一下她的脚趾，然后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南铁人，你怎么会生病呢，都是我不好，要知道你会冻病了，昨天我不让你走好了。”说着就听见洪建民在她身边哭了起来。南珠儿说：“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呀？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呢。”可是洪建民的哭声越来越大，甚至说：“南珠儿，你睡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那个秘密呢。”她忽然睁开了眼睛，一看果然是洪建民。

南珠儿喜出望外，问：“你怎么跑来了？”

洪建民哀婉地说：“亏得我们还是彼此不分的密友呢？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呢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你放着正经的事儿不做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是有医生吗？我就是不注意摔了一跤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啊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我找鲜汤，他的电话换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单位的具体位置，没找到他，就打电话找你，你的电话关机，我急了，把电话打到你们系里去了，主任说你病了，我才知道你在这儿，立即跑了过来。”

南珠儿伸手帮他擦了一下挂在脸上的泪珠，摸了摸洪建民的头发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医生说没大事儿，我准备明天出院，在这里住着，太闷了，我还得去休斯敦大学讲演呢。”

洪建民信以为真，马上笑了，说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的花儿。”

南珠儿看见床头柜上的花篮，果然异常瑰丽，这时她才注意到花香弥漫了整个房间。笑着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，还带来了我最喜欢的百合花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你病好了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也就不惦记了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帮你找鲜汤，把你的电话给我用一下。”

几经联系，鲜汤找到了。南珠儿把手机递给了洪建民，说：“你自己和鲜汤说吧。”

洪建民接过手机说：“鲜汤吗？我是洪建民。”

鲜汤说：“您什么时候到京的，怎么也不告诉我，我好去接你呀。”

洪建民说：“不用你接了，我还有事儿找你呢，一会儿我到你那里去。”

在电话里鲜汤详细地告诉洪建民他所在的具体位置，洪建民关上了电话。南珠儿说：“白泉重逢定理的事儿是当务之急，你去吧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保持联系。我的手机关机是电池忘充电了。”说着南珠儿从手袋里，取出了充电器，让洪建民帮着给插在床边电插座上。在南珠儿一再催促下，洪建民离开了医院。

“鲜汤，刘春堂，你好，去年春城诗会一别，一晃又过去了一年多，想死我了，你公司的生意还好吧？”

鲜汤握着洪建民的手笑呵呵的，一脸灿烂地说：“还将就着混得过去吧，只是这心中女友的影子总也挥之不去。”

“你是一个重情意的人，慢慢会好的。”洪建民见到鲜汤，高兴地说。

“洪老师，听南珠儿老师说您要把环将树计算尺制成软件应用程序！”鲜汤认真地说，“我有几个朋友是专门做软件开发的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先给我讲一下，我好去安排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当然可以！”洪建民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白泉重逢定理的合理性：“假如通过发明的环境树计算尺来编写软件程序，可不可以完成它的制作呢！”

“我看，应该可以。”

说着洪建民从皮包里拿出了制作精致的推拉尺，并详细说明了计算尺的用法，计算结果及其运用方法。

“这个计算尺是白泉重逢定理走向实际应用的具体化，计算的内容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动物，还可以是植物，也可以是环境。”

“洪老师，请您详细说明一下，好吗？”

洪建民一边拉动着计算尺，一边说：“根据白泉重逢定理七：当你与不良事物，多次重逢达到临界点的时候，你就会生病，直接导致某些细胞的死亡。即不良事物施与污染的时间长度与你个人所受污染的时间长度相等。您看，当工厂的烟筒冒出的烟是黑烟的时候，你和它每见到一次，就相当重逢一次，当疏密几率达到n次以上时，也就是临界点，人就会生病。也就是计算尺上的这个位置。”洪建民用细铅笔在尺上划了一下。”

洪建民抬头看了一眼，他看见鲜汤一脸喜悦的样子，坐在那一动不动的认真听着他的讲述。洪建民高兴起来，越讲越来劲。他把尺又推了一下，换了一个界面，接着说：“当

你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，你每一天出门与你碰面的人、花草树木、山林溪泉，都散发着良好的气息，你的心情必然是愉悦的，这样的重逢达到N次以上时，也就是最佳峰点，你就会长出一些再生新细胞，身体就好。你看这是尺上计算的结果。”

鲜汤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真的很好，请继续讲。”

“这表明良好事物的良好信息，给人的影响也是良好的。”

鲜汤刘春堂接过计算尺，仔细看了，并分别提出一些相对应的数据，请洪建民推算，果然证实所说不虚，于是笑逐颜开地说：“老师，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吧。这把尺子可以制成软件应用程序，这些定理的表述部分也同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软件应用程序，我看没问题。”

鲜汤立即打电话，联系好有关朋友。然后对洪建民说：“洪老师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有事尽管去忙，软件制作好后，我立即考下来传给你。别的事都不用管了。”

“真得谢谢你！”

“这就不用谢了。在京的一些诗友听说您来了，都想和您坐坐呢！”

“这次没时间了，马上就要去南海考察红树林了，我还得去丹溪江一趟，以后有时间再见面细谈吧，说实在话我真想见见京中的诗友呢。可是，我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。你去考



察红树林的事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都准备好了。前几天去我父亲那里，在老家昆城超市见到了乐杜鹃，就是您去年夏天在鲜花盛开的农庄见过勒杜鹃，在网上给他写过诗评的，他也想去考察红树林。”

“勒杜鹃，我见过，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，他把孩子丢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他说考察红树林，没准能找到孩子呢！不矛盾。”

“你把这事儿跟南海芭蕉说一下，我没意见”

“好！软件的事，在出发前差不多就能完成，到时候我带给您。”

“那你就费心了，谢谢你！”

洪建民站起身和鲜汤握手告别。鲜汤要请洪建民在一起吃饭。洪建民急着去见南珠儿，虽然他想见见京中的一些诗友，还是忍痛割爱了，说：“我还得到南珠儿哪儿去，这顿饭留着下次吃吧。你也不要送我，先把软件的事安排好。争取南海见面时带给我。”

“好！你放心吧，我的这些朋友都是软件界的高手。”

“这我就放心了。鲜汤，南海红树林见！”

“再见，北方鹤！”

洪建民离开鲜汤后，打了一辆的士，立即赶到了协和医院，

先到主治医生那里了解了南珠儿的病情，医生因事先有南珠儿的嘱托，告诉他说：“没什么大事儿，过几天出院，休息几天可能就好了。”

洪建民听后，信以为真，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之后他来到南珠儿的病房，南珠儿正在那儿修改剧本，见洪建民来了，一脸喜悦地说：“事情办完了，顺利吗？”

“都办完了，我只是不放心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儿的，这里有医生呢，就是有什么病，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先进，也会治好的。再者说了，我还是南铁人呢。”

洪建民又安慰了几句，说：“我也是有事儿，怎么说，我也应该在这里陪你。”

南珠儿不耐烦地说：“快打住，再说我可生气了，你该办什么办什么去，南海红树林再见。”

接着南珠儿伸出手来，洪建民用两片荷叶捂起来，像怕这只青蛙不小心蹦了似的，紧紧地握住，好长时间才松开。

洪建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南珠儿已经出院，也离开了北京。她给洪建民发了一条短信：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太累了，总是犯困，原想让你在京多住些天，补好觉过去陪你，可是我接到了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邀请，就没有挽留你，千万

见谅，一周后我即从美回国，南海红树林相会有期。洪建民的回信是：刚刚出院，一定保重！你说过，因为我们懂得爱，我们可能会走得更远。祝你一路顺风！

洪建民满怀一腔甜蜜告别了南珠儿。一天后，愉快地回到了海洋市。第二天到单位和游四海团长汇报北京之行的收获。第三天，又出发了，踏上寻找红树林的旅途。他的第一站是北上丹溪江，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亲人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子线